

以前農地較廣的莊稼，大都僱有長工——長期僱來幫忙農耕的人，也叫長年。有的頭家待長工如自己家人；有的頭家視長工如同奴僕。那時就業不易，對家無恆產的人而言，幹長工算是一門不錯的行業，至少能夠養家活口，最怕碰到刻薄的頭家，做長工的雖然滿腹怨尤，也只有唯唯是諾，忍氣吞聲，或者化作歌謠，宣洩一番。在筆者的家鄉，許多“退休”長工的腦海裡，還記憶着屬於他們的歌，有淚水，也有歡笑。

講起某某介張屋，
雞啼出門半夜入屋，
田脣彎支又彎曲，
穀担担担百五六，
完工起工，
攪得四兩猪肉，
長年喊挾，
頭家就閃目，
做一冬介零工，
唔知係茅寮亦瓦屋。

首句的“某某”是地方或村莊的名稱，此處不便明指。工作時間從清晨雞啼開始，直至半夜才回家，可見工作之辛勞，而穀担却又重達一百五六十斤，無論工作時間、工作場所或工作量，都得要有牛牯般的體力，才能夠負荷，當然，這極可能是農忙時節的描述。不過，這頭家也夠吝嗇，只在完工或起工時買幾兩肉。農家收割或插秧大都有“做完工”或“做起工”的習俗，通常要備妥“三牲”到附近的土地公廟祭拜，表達祈求或感謝之意，拜過的牲品則拿來做為加菜的菜餚。這個吝嗇、刻薄的頭家，居然不許長工挾肉吃，真是“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”這首歌謠，利用幾個樸拙的韻句，鮮活得把頭家的嘴臉勾勒出來。



雞啼出門 半夜入屋

彎支又彎曲，彎彎曲曲；
介，的；田脣，田埂；攪，提，
這裡指購買；閃目，眨眼，
指用眨眼的動作表達不悅或不許。

長工做牛做馬的打拼，天天盼望的就是休息，除了年節，平常似乎難得有放假的日子，尤其有的頭家，一見長工閒下來，心底就不舒服，非得找些工作讓他做不可，除非像這首歌謠所述的情況：

一隻鷄烏料料，
一罐酒係糞尿，
保護僱頭家，
禾仔上坵凋下坵凋，
長年月月檢到髒。

長工心中的願望，在拜土地公或拜神時說給神聽，或自己編來發洩幽怨。頭家的稻子通通枯萎了，長工就不用收割，不必挑那重重的穀担，田裡沒事做，可以大大方方的休息。沒有收成，那是頭家的事。烏料料，黑漆漆；凋，枯萎；髒，歇息。這樣的歌謠，是長工的夢，心中不快的時候，就掛在嘴邊唸唱；工作太忙的時候也唸，縱然不能成真，唸一唸，畢竟舒服些，因為經常唸唱，有一天，不小心被頭家聽到了，頭家正想責備，機智的長工立刻改了口吻，頭家聽了，這才展顏：

一隻雞係鳳凰，
一罐酒係蜂糖，
保護僱頭家，
禾仔上坵黃下坵黃，
長年年底有好討輔娘。

這隻雞像鳳凰一般高貴，這瓶酒如蜂蜜一般甜美，土地公啊！請您保佑我的頭家，田裡的稻子一片金黃，收成好的話，頭家的賞金也許會豐厚些，也好讓我年底娶個老婆好過年。這是這首歌謠的譯文。跟前首相較，內容完全倒反，長工的“急智”，令人佩服。係，是；坵，一塊田地謂一坵。

長工多半沒進過學堂，但編造的歌謠却樸拙而有味。長工的歌謠是他們生活的寫照，酸甜苦辣，盡在歌中。

上面介紹的3首歌謠，是筆者的同事翁仁明先生自他所居住的客家村落，輾轉採集得到的，十分可貴。